

玻璃城堡

[美] 珍妮特·沃尔斯 著 许晋福 译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玻璃城堡

[美] 珍妮特·沃尔斯 著 许晋福 译

著作权合同登记:图字 01-2012-3600 号

Jeannette Walls

THE GLASS CASTLE

Copyright © 2006 by Jeannette Walls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Andrew Nurnberg

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

2012 Shanghai 99 Culture Consulting Co., Ltd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玻璃城堡/(美)沃尔斯(Walls, J.)著;许晋福
译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2

ISBN 978-7-02-009238-3

I. ①玻… II. ①沃… ②许… III. ①回忆录-美国
-现代 IV. ①I712.5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129875 号

特约策划:邱小群

责任编辑:马爱农

封面设计:丁威静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
邮政编码 100705
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制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243 千字

开 本 890×1240 毫米 1/32

印 张 12.25

印 数 1—10000

版 次 2013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09238-3

定 价 35.00 元

谨以此书献给约翰

是他让我相信

每个有趣的人背后都有一段过去

致 谢

感谢我的弟弟布莱恩，在我长大成人及写作本书的过程中，他不断支持着我；感谢我的母亲，她对艺术和真理的坚定信念感染了我；感谢我那聪明又有才华的姐姐罗莉，感谢她终于改变想法，乐见这本书的诞生；感谢我的妹妹莫琳，我会永远爱她。还要感谢我的父亲，雷克斯·S·沃尔斯，感谢他如此勇于做梦。

另外，要特别感谢的是：我的经纪人 Jennifer Rudolph Walsh，她的慈悲、机智、毅力与鼓励，带给了我很多力量；我的编辑 Nan Graham，她给了我很多宝贵的意见——关于书中内容的取舍；以及 Alexis Gargagliano，她在校稿时是如此细心与体贴。

打从我开始写作本书，有些朋友就不断给我加油打气，这些人包括：Jay and Betsy Taylor、Laurie Peck、Cynthia and David Young、Amy and Jim Scully、Ashley Pearson、Dan Mathews、Susan Watson、Jessica Taylor 和 Alex Guerrios。

还有一个人，我对他的感激是言语无法道尽的，那就是我的丈夫约翰·泰勒。因为他的鼓励和催生，这个故事才得以和世人见面。

黑暗是路途，光明是去处
那从未也永远不会降临的天国
才是真谛

——狄兰·托马斯(Dylan Thomas)，

《生日感怀》(*Poem on His Birthday*)

目 录

第一部

路边拾荒的女人

第二部

沙漠流浪记

第三部

回到韦尔奇

第四部

纽约梦

第五部

一家人的感恩节

第一部

路边拾荒的女人

那天，我坐在出租车上，心想今晚或许太盛装打扮了。偶然间望出窗外，我看到我母亲，她正在翻垃圾桶。天色刚暗，从地下水道口冒出来的阵阵蒸汽，被三月的强风吹得四处乱窜。过往的行人个个翻起了衣领，在人行道上匆匆来去。正准备去参加派对的我，陷在车阵当中，距离目的地还有两条街。

而我的母亲，正站在四五米外的地方，在垃圾堆里捡东西。为了御寒，她在脖子上围了几条破布，而她的爱狗，一条黑白的杂种狗，则兀自在她脚边嬉戏。母亲的姿势和表情是如此熟悉！当她从垃圾堆里发现到某个可能有价值的东西时，她会歪着头，撅起下嘴唇，仔细端详着它；要是看到了一个她喜欢的东西，她更会睁大眼睛，露出孩子气的笑容。母亲的眼珠深陷在眼眶里，一头长发杂乱地纠缠在一起，其中有些已经斑白。尽管如此，看到现在的她，我还是会想起她在我小时候的样子：一个热爱从悬崖上跳水、在沙漠中作画和高声朗诵莎士比亚作品的母亲。跟从前一样，她的颧骨又高又挺，只不过，这些年因为风吹日晒，她的皮肤变得又红又干。不过，对路过的行人而言，她跟其他游民可能没什么两样，毕竟，纽约市有成千上万的人无家可归。

上次看到她，已经是好几个月前的事了。忽然，她抬起头。我慌了起来。要是她看到我怎么办？她可能会叫我。要是有其他受邀参加同一派对的人看到我们，母亲可能会向他自我介绍，如此一来，我的秘密就揭穿了。我赶紧把身子往下一滑，请司机掉头，把我载回我在公园大道上的家。

终于，出租车在我的住所前停了下来，大楼的门房替我开门，电梯人员也把我送上我住的楼层。我先生通常工作到很晚，那一天也不例外，因此，除了我的高跟鞋踩在上了蜡的木制地板上的声音，整个家一片静悄悄的。意外在街上看到母亲，看到她愉快地在垃圾堆里捡东西，我感到忐忑不已。为了平复心情，我放起维瓦尔第的音乐。

环顾四周。房里，有青铜和银制成的本世纪初花瓶，有我从跳蚤市场上搜购来的旧书，有我刚裱好的乔治王朝时代的地图，有波斯地毯，还有皮制的扶手椅——累了一天之后，我最喜欢在这张椅子上休息。这些年来，我努力把这里变成自己的家，以便和理想中的自己相匹配。但是，在我享受着这个家的同时，我又没办法不担心：我的父母，现在可能在哪里的人行道上靠着暖气口取暖。我担心我的父母，但也以他们为耻；更重要的是，当我的父母正忙着保暖和果腹时，我却戴着珍珠项链在公园大道上舒适度日——我好惭愧。

可是，我又能怎么办呢？我很想帮他们，而且我试过无数次了；可是，父亲就是一口咬定他不需要任何东西，母亲则是会提出一些很好笑的要求，譬如要我送她香水喷雾器或希望加入健身中心。他们

说，他们现在的生活方式正是他们想要的。

在那次的事件之后，我恨透了我自己——恨透了我的古董，恨透了我的衣服，恨透了我的公寓。我必须做点什么才行。于是，我打了个电话给母亲的一位朋友，并留话给她。这是我和母亲联络的方式。母亲总是要过几天才会回电给我，可是，很奇怪，每一次她的声音听起来总是那么开朗热络，好像我们前一天才一起吃过饭一样。我告诉她，我想见她，并提议她到我住的地方找我。她不要，说她想上馆子，她喜欢在外面吃饭。于是，我们约好在她最喜欢的中国餐馆一起吃饭。

约会当天，我到达餐馆时，母亲已经坐在包厢里头了，她正在端详菜单。她看起来用心打扮过了。身上是一件蓬蓬的灰色毛衣，上面只有几个淡淡的污点；再往下看，脚上是黑色的男用皮鞋。她洗过脸了，只是脖子和太阳穴的地方还有点脏脏的。

看到我，母亲兴高采烈地跟我招手。“那是我宝贝女儿！”她大声嚷嚷。我亲亲她的脸颊。接着我注意到，桌上的酱油包、鸭卤包和辛辣的芥末包，已经被她倒进皮包里了。此刻她正准备把一碗干面也给清光。“晚一点当点心吃，”她解释说。

接着我们点菜。母亲点了海鲜杂烩。“你知道，我最爱吃海鲜了，”母亲说。

接着，她谈起毕加索。她说，她去看了毕加索的回顾展，她认为，世人对毕加索是过誉了。在她看来，所有立体派的东西都在搞噱头，而毕加索在过了黄金时期之后，就没有创作出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了。

“我很担心你，”我说：“告诉我，有什么我可以帮忙的？”

母亲脸上的笑容消失了。“你凭什么认为，我需要你的帮忙？”

“我不是富婆，但我手边还有一点钱。告诉我，你需要什么？”

母亲想了一会儿，然后说：“或许我可以试试电疗除毛。”

“拜托你认真点。”

“我很认真啊。漂亮的女人最有自信了。”

“妈，拜托！”就像过去的每一次，只要一谈到这个话题，我的肩膀就不由自主僵硬了起来。“我是说，我可以做什么，来帮助你改变你的生活，让你过得更好。”

“什么！帮助我改变我的生活？拜托，我好得很！真正需要帮忙的是你。你的价值观太混乱了。”

“妈，几天前，我在东村看到你在垃圾堆里捡东西。”

“那又怎样？美国人太浪费了。我那样是在做资源回收。”母亲又吃了一口海鲜杂烩。“噢？对了，为什么你没跟我打招呼？”

“我觉得很丢脸，躲起来了。”

“看到没？就是这样，”母亲拿着手上的筷子指着我说：“我没说错吧？你脸皮太薄了。我告诉你，你老父亲和我就是这个样子，接受事实吧。”

“那我要怎么跟朋友介绍我的父母？”

“很简单啊，”母亲说：“实话实说。”

第二部

沙漠流浪记

我着火了。

这是我最早的记忆。当时的我，三岁，住在亚利桑那州南部、一个我从不知其名的小镇，一家人就住在一辆拖车上。事情发生的时候，我站在炉子前的一张椅子上，穿着外婆买给我的一套粉红色洋装。粉红色是我最喜欢的颜色。洋装的裙子蓬蓬的，宛如芭蕾舞衣，我老爱穿上它，假装自己是芭蕾舞演员，在镜子前转啊转的。当时，我穿着这套洋装在煮热狗，看热狗在沸腾的水中膨胀、翻滚。近午时分，阳光透过厨房的小窗户洒了进来。

母亲在隔壁的房间里画画，我可以听到她一边作画一边唱歌。而吉吉，我们养的黑色野狗，则在旁边看着我。我又起一条热狗，弯腰喂吉吉吃。热狗很烫，吉吉小心翼翼地舔着它。等到我再站直身子，搅动锅子里的热狗，忽然觉得右半边一片热。转头一看，天啊！我的裙子着火了！我吓坏了，整个人动弹不得，只见橘黄色的火焰，迅速在我粉红色的裙子上，烧出一条不规则的褐色的线，再爬上我的肚子。接着火舌猛地一窜，烧上了我的脸。

我开始大叫。我闻到烧焦的味道，又听到一阵可怕的声响，我的头发和睫毛烧焦了！吉吉开始狂吠，我也再次大叫。

母亲冲了进来。

“妈咪救我！”我尖叫，此刻的我还站在椅子上，手里拿着刚刚用来搅动热狗的叉子拍打着火焰。

母亲急忙冲出房间，抱了一件军毯回来，裹住我，好扑灭火焰。车子被父亲开出去了，母亲只好抱住我，另一手拉着我弟弟布莱恩，快速冲往隔壁的拖车。住那辆拖车的女人当时正在晒衣服，嘴里衔着晒衣夹。母亲用一种出奇平静的语气告知她刚刚发生的意外，问她可不可以载我们去医院。这个女人二话不说，扔下手中的衣服和晒衣夹，冲向她的车。

到了医院，护士们把我抬上担架，再拿出一把亮晃晃的剪刀，把我那件漂亮的、但已残破不堪的粉红色洋装剪开，一边低声交谈着，声音听起来很担忧。他们把我抱到一张铺满了冰块的大型金属床上，又拿起一些冰块覆盖在我身上。一位戴着黑框眼镜、头发银白的医生，领着母亲走出房间。我听到医生告诉母亲，我的情况非常严重。护士们陪在我身边，没有离开。看得出来，我引起了很大的骚动，不过我没有说话。一位护士捏捏我的手，告诉我不要担心，我不会有事的。

“我知道，”我说：“不过，有事也没关系。”

这位护士又捏捏我的手，下唇紧紧抿着。

这个房间小小的、白白的，灯光很亮，还摆了几个金属柜。天花板上画了一排又一排的小点点，我盯着它们出神了好一会儿。我的肚子、胸部，一直到脸颊两旁，堆了好多冰块。透过眼角的余光，我瞄